

青少版·插图本

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全集

4

[英]奎勒-库奇 ○ 改写 汤 真 ○ 译



ISBN 978-7-5391-5628-6



定价：60.00元(全四册)

青少版·插图本

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全集

4

[英]奎勒-库奇 ○ 改写 汤 真 ○ 译



ISBN 978-7-5391-5628-6



定价：60.00元(全四册)



莎士比亚 戏剧故事全集



[英]奎勒-库奇 改写

汤 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 / (英) 兰姆 (Lamb, C.) , (英) 兰姆 (Lamb, M.) ,
(英) 奎勒-库奇改写 ; 萧乾, 汤真译.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91-5628-6

I. ①莎… II. ①兰… ②兰… ③奎… ④萧… ⑤汤… III. ①戏剧文学 - 故事 - 英国 - 中世纪 - 缩写本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3306号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④ [英]奎勒-库奇/改写 汤 真/译

责任编辑 林 云 邹 源

装帧设计 胡小梅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28.875

字 数 5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628-6

定 价 60.00元 (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目 录



亨利四世（下篇）	009
亨利五世	060
亨利六世（上篇）	100
亨利六世（中篇）	124
亨利六世（下篇）	150
理查三世	171
附录（一）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	227
附录（二）约克家族要求继承王位的理由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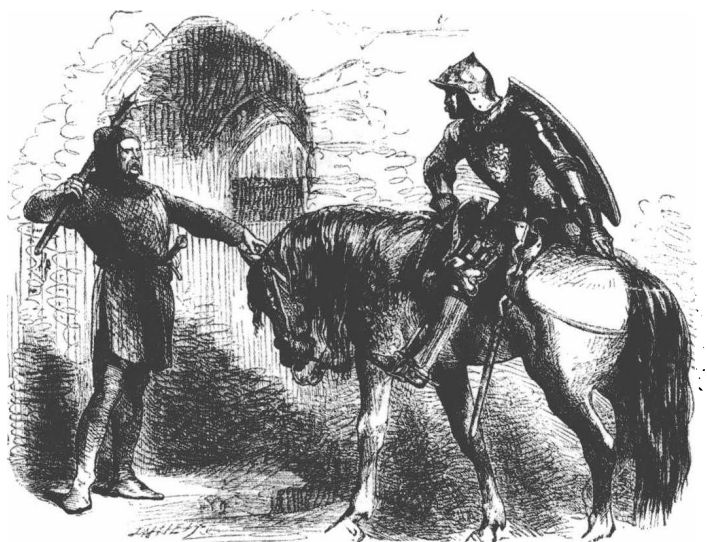


亨利四世（下篇）

老诺森伯兰伯爵在濒海的科昆特河畔的华克渥斯城堡花园里踱来踱去，等待着他“诈病”而没有参加的那场战争的消息。在索鲁斯伯雷和华克渥斯之间的路上策马疾驰而来的人，一再给远离战场的平静村镇传来了谣言。

这些疲乏的骑马而来的人中，第一个在城堡门口下马的是巴道夫勋爵，他是参加这次反叛的首领之一。诺森伯兰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听消息了。

“可靠的消息！”巴道夫勋爵报告道，“再好没有了！国王打败了，受了伤，快要死了；令郎马到功成，已经把威尔士亲王杀了；两个勃伦特都死了；年轻的约翰亲王、威斯摩兰和史泰福已落荒而逃！自从凯撒以来，像这样可以为我们的时代生



色的壮烈伟大的胜利，简直还不曾有过！”

“你这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是从索鲁斯伯雷来的吗？你看见战场上的情形了吗？”“伯爵，我这是听一个从那里来的绅士说的；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名誉很好的人，完全可以信任。”

当巴道夫勋爵正在说话时，大路尽头又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

“特拉佛斯来了，”伯爵喊道，“他是我星期二差去探听消息的仆人。”

“伯爵，我的马比他的马跑得快，在路上追上了他；他除了我告诉他的一些话之外，不可能探到什么确实的消息的。”

特拉佛斯却还有些话要说。“爵爷，”他一边下马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巴道夫勋爵告诉我可喜的消息，我听了就拨转马头

回来了；他的马比我的好，所以他比我先过去了。可是他走后，又有一位绅士骑着一匹疲乏不堪、满身浴血的马，加鞭奔驰而来。他勒住马头，问我到彻斯特去的路；我也问了他索鲁斯伯雷那方面的消息。他告诉我叛军已经失利，年轻的哈利·潘西的热血冷了。他说了这一句话，就把缰绳一抖，用马刺使劲一踢，一溜烟飞奔而去了。”

“什么！再说一遍。他怎么说？——霍茨波的热血冷了，叛军已经失利了？”

“伯爵，”巴道夫勋爵坚持说，“我可以拿我的领地打赌，他的话是信口胡说！”

可是伯爵不相信这话了，不一会，大路上又出现了第三个骑马来的人。那是毛顿，也是潘西的仆从；他的脸色已说明他带来的是噩耗。他禀告说，他是从索鲁斯伯雷逃出来的。伯爵不待他再说下去，就颤声颤气像连珠炮一般问了起来。其实，毛顿惨白的脸色已作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是的，道格拉斯活着，您的弟弟也没有死；可是公子爷——”“啊，他死了。瞧，我猜到了，我知道！可你说呀，毛顿，告诉我，我的儿子没有死！”“我不能想象令郎会这样死了，伯爵。”巴道夫说。

但毛顿却不得不回答说，这是事实。“我很抱歉，我必须强迫您相信我的眼睛所不愿看见的事情。但他是死了，叫哈利亲王杀了。他一死，军队就泄了气，战况就变了。华斯特在溃逃时被捉去了，道格拉斯失足坠马，被敌人抓住了。总结一句话，

国王得胜了，他已经派遣一支军队，在约翰亲王和威斯摩兰统率下，来向您进攻。”

总之，消息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位不幸的伯爵在他一切尚可挽救的时候，犹豫不决，假装生病，现在却为他的损失而激怒了；他在一阵病人的愤怒中，掷掉了他的拐杖，想再穿戴起甲冑，千方百计表明他要报仇雪恨，可已为时过晚了。听他讲话的那几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为过去的作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不过，他们还是竭力说服他：这样感情用事，不仅毫无好处，反而可能又会遭到危险。索鲁斯伯雷的灾害已经造成；现在摆在这些本来就已估计到了反叛的危险的人们面前的，是承认这一挫折，另到别处去作出新的努力。约克大主教已征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开始行动；以前这场起义，在人们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叛逆而已，现在可已得到宗教的认可，变成替理查之死报仇了；为了激励人们，理查的血已从邦弗雷特的石块上刮了下来。只要伯爵和大主教大胆联合起来，一切都还可以挽救。

巴道夫勋爵从华克渥斯驰马飞奔到南方的约克那时，大主教正坐着同海司丁斯勋爵和毛勃雷勋爵商量。这些人已征集了二万五千名优秀士卒，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这样一支军队要是没有诺森伯兰的援助，能不能支持作战。他们只有得到援助，才有理由感到安全。可是，要信赖那位伯爵的力量是靠不住的。他们(他认为)是在规划一个很大的事业，应该小心地核

计一下费用，一定得与他们的财力相符才行。海司丁斯比较乐观；不错，国王是不止二万五千人，但他的军队要分散开来三处应敌——一支讨伐葛兰道厄，一支攻打法国(他已在威尔士的米尔福德·哈汶登陆一万二千人)，最后一支才会来对付这场他们决心进行的新的起义。大主教决定马上行动。“这个国家，”他说，“已经厌倦于这位篡夺者。让我们大胆前进，把我们起兵的理由公开宣布！”

这时亨利亲王——国王现在已委任他统率兵马——已击退了威尔士人；这里不说别的，单说一点就行了：亨利凭着一一次次缓慢而小心地进行的战役，一连打了四年多时间，——其间他学会了治军的艺术，也学会了对他以后大有裨益的藐视艰苦，——从葛兰道厄那里夺得了威尔士的南方，把他赶回了斯诺顿附近的山间要塞。葛兰道厄在那里继续进行顽强的、几乎孤立无援的战斗，一直到死。

不过，这种战争打的时候很激烈，不打的时候，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因此，亨利可以常常回到伦敦去。福斯塔夫（他吃不消威尔士的战役）在索鲁斯伯雷战斗后不久，就带着一个跟在后面当侍童的孩子（是亲王送给他的），和一个根本维持不了这种体面的钱袋，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老地方。不知怎地一来，他的裁缝不愿给他赊账了，要求找一个保人才行；而且真不讲情义，还要求找一个比福斯塔夫所提出的巴道夫更靠得住的保人。“这个下贱的恶棍，凭着我是一个真正的骑士，我叫他

送二十二码缎子来，他却来向我要保人！我这钱袋的消瘦病简直无药可医；向人告借，不过使它苟延残喘，这病是医治不好的了。”

就这样，我们看到他回到伦敦街上，钱袋里盛着七格罗^①二便士，屁股



后面夸耀地跟着那个给主人背剑和盾的侍童，正在公然地拿他主人的宽背脊开着玩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福斯塔夫在人行道上转过身来，两个大拇指头插在腰带里，对那个小伙子申斥道，“各式各样的人都把嘲笑我当作一件得意的事情；这一个愚蠢的泥块——人类——虽然长着一颗脑袋，除了我所制造的笑料和在我身上制造的笑料以外，却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笑话来；我不但自己聪明，并且还把我的聪明借给别人哩。”

除了约翰爵士这人以外，谁有必要正在街上走去的时候避开王家法庭大法官盖斯科因呢？确实，约翰爵士在开拔去北方之前，这位正直的法官曾经来传过他，叫他去回答有关盖兹山

^①格罗，是英国古银币，合4便士。

上行劫的几个麻烦问题，但他尽量设法使自己和伦敦保持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这期间，碰巧在索鲁斯伯雷打了胜仗，大法官也就有意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不过，既然看到了福斯塔夫，劝告他几句总不碍事吧。这样，当他知道这个胖子骑士马上又要到北方约翰·兰开斯特公爵那儿去时，就叫他的仆人叫住了他。

一上来，福斯塔夫假装是个聋子，接着，当大法官的仆人揪住他的袖子时，他又假装把那仆人当作了一个叫花子。但是法官可不是这样摆脱得了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让我跟你说句话。”他严肃地说，走了过来。

这样给逼入了死角，福斯塔夫只好一个劲左一句右一句地问候起他老人家的健康来了。“我很高兴看见您老人家到外边来走走；我听说您老人家有病；我希望您老人家是听从医生的劝告才到外面来走动走动的。您老人家虽说还没有完全度过青春，可是总也算上了点年纪了。我要恭恭敬敬地劝告您老人家务必多多注意您的健康。”

法官根本不理这一套关心，他正要开口时，约翰爵士又想出一个花招。“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听说国王陛下这次从威尔士回来，有点儿不大舒服。我还听说害的是中风病。不瞒大人说，这一种中风病，照我所知道的，是昏睡病的一种；您大人可能会说，是一种血液麻痹和刺痛的病症。它的原因是过度的忧伤和劳心，头脑方面受到太大的刺激。我曾经从医书上读到这种病的病源，害这种病的人，耳朵会变聋。”